

乡愁：一次命运注定的返程

——写在《小镇轶事》开播前的话

□ 杨立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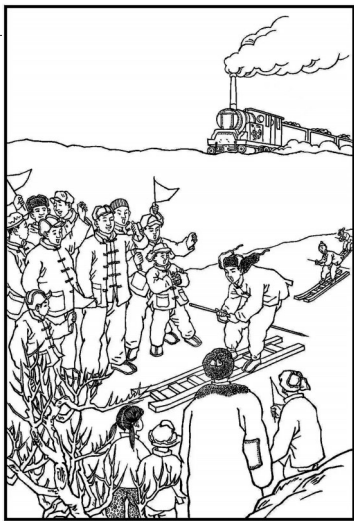
我在写完《小镇传奇》以后，觉得意犹未尽，还没有把小镇的故事写完，于是又写了《小镇轶事》，其实就是《小镇传奇》的续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我的怀乡之情尽情地表达出来。多年来，乡愁就像一枚小小的邮票，紧紧地贴在我的心上。乡愁，是一种精神归属，是一种故土情结，也是人类共同而永恒的情感，远离故乡的游子们不论身在何方，都会思念自己的故土家乡，这部小说集就是一部抒发乡愁之作。

在2020年疫情突发之时，为了活跃校园生活，应唐山师范学院党委宣传部贾长胜部长之约，我创作了《小镇传奇》，计50篇小说。小说写完，由唐山清风雅韵教师诵读团播讲，唐山师范学院党委宣传部制作，每周在校园网播出两篇，获得普遍好评。这部小说集后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列入“一方丛书”系列出版，并在石家庄和唐山分别召开分享会和研讨会，引起较大反响。

我在小镇生活多年，如今虽然



离乡已久，但小镇生活的情景还像电影回放一样，时时地在脑海中掠过。情之所至，心之以往，如今用文字表达出来，以释泄一些乡愁。《小镇轶事》中所写虽是轶事，但十之八九是有真实故事作基础的，许多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小说依旧采用本色写法和直笔实录，如鲁迅先生所说：“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写出小镇人的生活实况和小镇的历史真相。故乡作为我生命和精神的原乡，我时时怀念她、回望她，就像想念我的父母一样，心之所依、情之所系。正如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乔叶所说的那样：“年少的时候老想离开家，去远方。后来发现跑的再远，都仍有一根隐形的线拽着你，就算你去了万米高空，它依然在，而且还能把你拉回来。它是无形的，就像精神血脉或者精神根系一样，



可以延伸的特别长。总有一天，会宿命地呈现在你的写作谱系中。这时候你就会明白，必须写。这种情感和意识是不证自明的。”这其实说的就是我的心情啊！这部小说的写成“就是一次命运注定的返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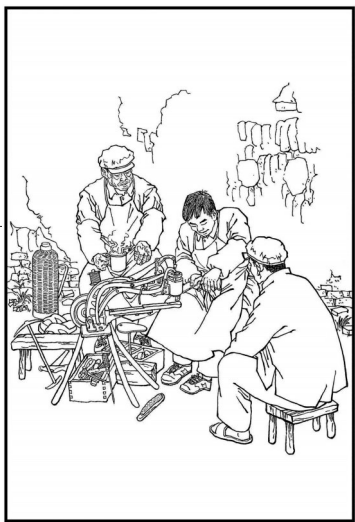
这部小说集可以说是小镇的编年史。从1881年，为了运送开平煤，唐廷枢奏请朝廷，决定开挖煤河之后写起，直至改革开放，写了小镇一百多年的历史。从开篇的《唐廷枢与五道桥》《唐廷枢与唐坊站》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李大头与日本站长寅次郎》《铁道游击队》，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各个历史阶段，合成了小镇的一部编年史。小镇唐坊桥是煤河上的第五道桥，因为煤河开挖而形成小镇。后唐胥铁路往西的第



一站就是唐坊站。我的姥爷、父亲和大哥是唐坊车站三代铁路工人，这样使得我对小镇和小站十分熟稔，所以在每篇小说都能折射出小镇的历史状态。

这部小说集可以说是小镇人的生活史。小说集中写出了在小镇从事各行各业的人物，如铁道游击队队员、铜匠、小炉匠、影匠、酒馆老板、赶车人、下放户、教师、医生、铁路工人、拖拉机手等，五行八作，无所不有，在他们的身上充分表现出了坚韧不拔、吃苦耐劳、勇往直前的精神以及焕发出来的人性光辉。他们是我的前辈，也是我的榜样；他们是最普通的，也是最伟大的。

这部小说集也可以说是我的生命史。我在小镇度过了童年和青年时期最好的生命时光，也备尝了生活的艰辛，这给我的生命、我的精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今时近老



年，才觉得在故乡度过的岁月其实是最珍贵也是最值得留恋和怀念的，所以把这些生活经历用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可以说，小说中反映新中国成立后小镇生活的作品无一不是我的耳闻目睹或亲身经历，甚至写的就是我自己。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张炜说：“我常常思念母亲，思念故乡。思念故乡和思念母亲的心情是一样的。”我与他这种感情何其相似！强烈的思乡情绪促使我写完这部小说集，写完后有一种回归故乡的感觉，也完成了一个游子对故乡、对父母的感恩和报答。如果这部书和此前的《小镇传奇》能够留得住、传下去，就是对我最大的精神慰藉。

《小镇传奇》和《小镇轶事》两篇小说集的写作、宣传和出版，得到了唐山师范学院党委宣传部、唐山清风雅韵教师诵读团和花山文艺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感谢和深深的敬意。

（本文配图选自张建华先生为《小镇轶事》一书绘制的插图）



农历正月刚刚过去，民谚曰：“二月二，龙抬头”，于是不得回味起旧时的“唤头”声响。

从明清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后，在冀东大地上一直回响着独具民俗特色的“唤头”声。“唤头”简而言之，就是剃头匠通过手中的响器呼唤剃头人的一种方式。过去，活跃在冀东广大农村的剃头匠大多是来自宝坻县（今天津市宝坻区）的人。因为宝坻地势低洼，每到汛期，沥涝成灾，他们为了生计，每天肩挑剃头担子，手中必备一把名为“唤头”的器具，走大街，穿小巷，钻胡同，串里弄，边走边用“唤头”传达“剃头的来了”讯息，用响器替代吆喝。每当需要剃头的人听到间烟火气十足的“唤头”声，自然会不约而同地走出家门，循声来到剃头师傅的摊位前，花上一两毛钱，剃去长发变成当年流行的大光头。

“唤头”这种器具，结构简单、实用、携带方便。一般高约35厘米，尖窄0.5厘米，下宽2.8厘米，是用两块上尖下粗塔形钢板焊接而成，底部镶嵌一个木头把。操作时将一根仅有0.5厘米粗细的铁条插入顶部缝隙中，然后用力往上挑，随之便发出“嗡嗡嗡”的声响，且音色优美、悦耳。阵阵唤头声划破村落的往日宁静，由近及远地飘向远方，传递到想剃头人们的耳畔。剃头人蜂拥而至把剃头师傅围住，但人们都会自觉遵守先到先剃，老人、小孩优先的礼让精神。

那个年代，理发使用的推子还未普及，在农村男士一般都是两三个月才剃一回头。剃头匠最忙碌的时节是春节前抑或“二月二”龙抬头以后的日子。每到数九隆冬，只见剃头匠用扁担挑着剃头工具，手握“唤头”响器，穿行在巷陌古街上，不时传来具有诗情画意的“唤头”声。剃头挑子的组合，一头是在一个四方形的木架子上放着一个装热水的铜盆，留作洗头、刮胡子用，铜盆下的火盆里放着燃烧的木炭，以保水温；另一头是长方形的凳子，是顾客的专用座位，座位下的匣子里存放着剃头所需的工具及肥皂、毛巾等。冀东一带有“剃头的挑子一头热”的说法，就源于此。

剃头匠以“唤头”招揽顾客，这是学习借鉴先民以器具替代吆喝的生意经而独出心裁研发出来的专用响器，正如姜货郎使用拨浪鼓，修理簸箕、粘马细罗师傅使用呱嗒板，卖香油的使用的梆子等，各有特色。从环保的角度看，剃头匠使用的“唤头”既不给乡村带来噪声和污染环境，又能达到传递讯息的目的。历经长年累月光打磨刻满风霜雪雨印痕的“唤头”在岁月中回响，已经成为人们难以抹掉的乡愁记忆。曾经响彻乡间阡陌、见证希望田野兴衰的“唤头”，如今已随着时光的流逝退出历史舞台，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但留给后人的却是无尽的追思和回味。



我和滦州的渊源是从1993年到河北滦师上学时开始的，那时的滦州叫滦县。放寒假回村的时候，去村里的独眼二爷家玩儿，独眼二爷便向我打听滦县如今的样子。独眼二爷曾经做过铁匠，过去在滦县谋过生活，滦县在他嘴里就是偏凉汀。他向我打听，如今的老城里还有没有牌楼，他说他在偏凉汀的时候，老城的街道上有好多的牌楼，一座挨着一座。

独眼二爷所谓的牌楼，其实只是一种笼统的说法，应该既包括牌楼也包括牌坊。牌楼和牌坊都是我国古代用于表彰、纪念、装饰、标识和导向的建筑物，只是牌坊没有“楼”的构造，也就是没有斗拱和屋顶，而牌楼有屋顶，因此显得更庄严、壮观，更能烘托气氛。

后来读光绪年间版《滦州志》，在卷十建置志中的“坊表”一节，看到了滦州老城四街各巷坊的记载，才知道独眼二爷所言非虚。东大街御滦街各巷牌坊、牌楼共有20座，西大街迎恩街各巷牌坊、牌楼共有13座，北大街靖远街各巷牌坊、牌楼共有12座，南大街安岩街各巷共有牌坊、牌楼5座。加上南关和西关的两座牌坊，滦州老城历史上共有过牌坊、牌楼52座。但到了1936年版的民国《滦县志》中，则明确记载，“旧志所载，坊表类多颓废，兹仍存之，以存文献。”就是说这52座牌坊、牌楼，赶到1936年的时候，已经有好多都倒塌、毁弃了，只变成了书中的记载。

在这些记载中，御滦街上的两座牌坊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一座是“三世进士”坊（高璫、高谦、高擢建），一座是“五世大夫”坊（高璫、高谦、高擢、高霄、高阶建）。这个高氏家族世系相传的五代，三代出了进士，五代都做了官，这在滦州，也该算是神一样的存在了吧？

先说这个高璫，字润之，有的文献中把“璫”写成了“聪”，这是不对的。“璫”的意思是像玉的石头，“聪”是心眼灵活有才智的意思，这两个字不能通用。据光绪《滦州志》“人物列传”记载，高璫的性格方正严肃，懂得谦恭退让。重视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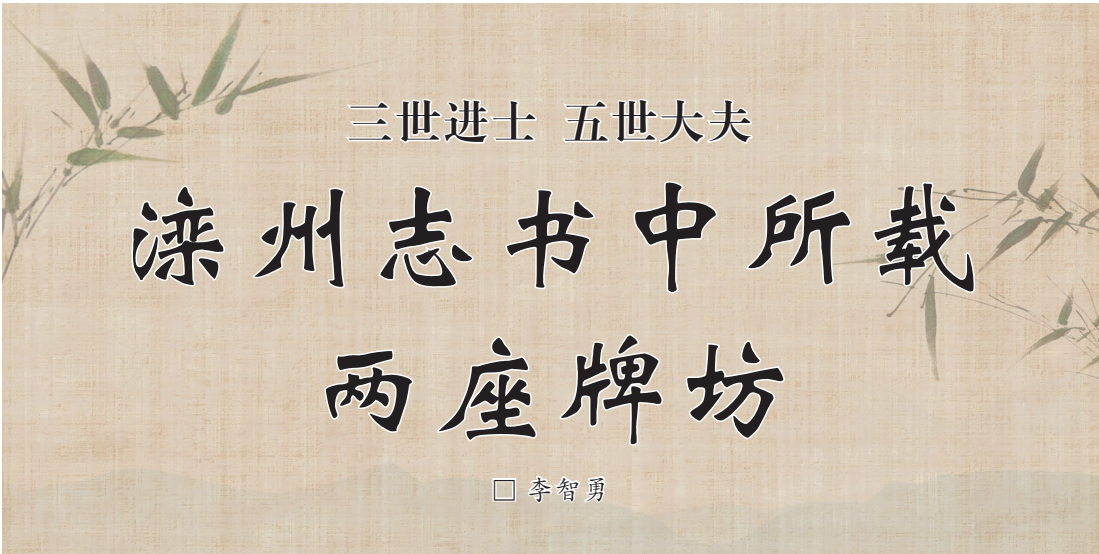
溺于研究古代典籍。明成化戊子年（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高璫参加乡试得中举人。4年之后的成化八年，他参加礼部会试没能考中，于是进入太学继续读书。因为扩大了见闻，增长了知识，明成化戊戌（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得中殿试金榜第三甲第30名赐同进士出身。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被朝廷任命为山东济南府临邑县的知县。高璫到任后，勤于政事，毫不懈怠，广泛积累知识和经验。那年恰巧赶上临邑遭受了大规模天灾，当地的百姓大多数是在他组织的救济下才得以活命。公务之

的相互尊称年兄，或许就是基于这种缘分，后来，高璫把妹妹高素贞嫁给了许庄的儿子许祿。

高谦的性格刚强正直，一丝也不马虎。他的父亲高璫大概在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年）前后就去世了，直到9年之后高谦才考中了进士。虽然父亲曾经在临邑指点过那么多的学子，但作为儿子的他却没有机会享受这份幸运，由于父亲早亡，他在学业上只能靠自己的勤奋努力。高谦还是个大孝子，从来也没有因为学业耽误了服侍母亲。对自己的弟弟、妹妹也十分友爱，照顾有加。高谦得中进士后，于弘治八年（公

此康熙《巩昌府志》的“官师表”中找不到他的名字。高谦和他的父亲一样，牌位被放进了滦州的乡贤祠。

高谦的儿子高擢，字士元，登嘉靖己丑（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科殿试金榜第三甲第204名同进士出身。被授予国子监博士，后升任礼科给事中。给事中的职责是“出纳帝命，封驳章奏”，即对本部的奏章进行审核，提出意见，然后呈交皇帝批准。给事中还有议论政事，建言兴革的职权，可以对国家政令得失，军民休戚，任用考核官吏，增减裁并机构，厘定赋税等方面提出建议。



三世进士 五世大夫

滦州志书中所载 两座牌坊

□ 李智勇

余，高璫最喜欢干的事就是对学子们进行测试并对其加以指点，那些跟高璫请教学业的学子，好多最后都通过考试进入了政府部门。高璫在临邑主政三年，清正廉明，各项事业发展，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但是他却积劳成疾，不幸去世。在他死的时候，只留下一点点积蓄，装裹裹人殓都费劲。由于他的品学为滦州地方所推重，牌位被放入乡贤祠。

高璫留下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就是高谦，小儿子叫高详，女儿叫高素贞。

高谦，字天益，登明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癸丑科殿试金榜第三甲第69名同进士出身。值得一提的是，那位撰写滦州私志的许庄，也是在这一年中的进士，他的名次是第三甲第113名，排在高谦之后。过去科考同年登科

元1495年）被朝廷任命为南直隶镇江府丹阳县的知县。高谦特别重视当地的教育，他看到丹阳县学地方太窄小了，于是重修学宫，拓展了地基，加高了大殿和厢房的屋顶，并且亲自讲经授课。又建造桥梁、创建义仓、商讨救济百姓的办法，积极改革各种制度。当地的读书人因此把他的事迹刻上石碑加以歌颂。光绪《丹阳县志》上对他的评价是：“事公廉，仁恕，功德在，人久而不忘。”

由于高谦的工作业绩突出，被升任为青州同知，这相当于由县长变成了副市长。接着又转任为刑部郎中，由地方直接进了北京，相当于成了国家部委的司长。正德初年（公元1506年），高谦升任陕西平凉府知府，不久，又调任凤阳。接到调令一个多月高谦就去世了，还没来得及上任，因

高擢做了礼科给事中后，“建言侃侃，台阁生风”，就是说他陈述主张理直气壮，提出意见不慌不忙，申明观点从容不迫，官风清廉，令人敬畏。因此升任副都御史，成为监察、弹劾官员，审核奏章，给皇帝谏言的监察官、巡视员。因为工作出色，再次升任提督操江，即后来所谓的操江御史，就是专门负责掌管江防事务，管理大运河上武装押运的官员。他提督操江以后，杜绝了行贿受贿的不正之风。

高擢晚年在偏凉汀“凿石通周道，临流构短楹”，筑起别墅，过起了“凭阑遥对月，万古有余清”的归隐生活，号滦汀公，去世后牌位同样进了乡贤祠。

封建时代，因父祖有功而给予子孙入学或做官的权利，这叫荫。高擢的儿子高霄，字云冲，就因为父亲当上都御史，荫了个宗

人府经历，属正五品。他太爷、他爷爷、他爸爸，那都是进士出身，都当过大官，到他这儿是妥妥的“官四代”，世家子弟，可是这个高霄并没有富家子弟的豪横以及各种不良习气。人家就喜欢读书，每天都扎在书堆里。寒门子弟无依无靠，只能抱着“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的信念，寒毡坐透，铁砚磨穿，可高霄读书的刻苦劲儿都超过了那些寒门子弟。

高霄的性格含蓄，对人态度温和、谦逊，哪怕是遇到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也不会傲慢无礼。高霄的母亲去世得早，高霄对父亲继娶的夫人以及侍妾都十分尊敬孝顺。以后又外任山西盐运副使，最后晋升为开封周王相，辅佐周王。尽管明朝的藩王名声堪忧，但周王一系却算是个“贤王”的代表，高霄美好的名声因此传得更远更近。

高霄的儿子高阶，也像他的父亲那样刻苦读书，因成绩优异作为人才贡献给万历皇帝，升入国子监读书，后来被任命为从五品的都转运盐使司副使，专司盐务。

高阶的为人，志书中没做具体描写，只有一句“时人比之太邱彦方云”，意思是说：人们都称赞高阶特别像东汉时期陈寔的学生王烈。那么王烈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王烈，字彦方，因以行为合义著称。乡里有个偷牛的人被抓住了，向牛主认罪：“判刑杀头任由处置，只求别让王烈知道。”王烈听说后让人给偷牛贼送去一匹布，有人问这是为什么，王烈说：“怕我知道，就是有羞耻之心，将来必能改过，我送布就是鼓励他。”后来有个老汉在路上丢了一把剑，一个过路人见了一直守候在路旁，直到傍晚老汉回来寻剑。失而复得的老汉为表感谢问下守剑人的姓名，并将此事告诉了王烈。王烈派人查访，原来那人正是曾经的偷牛人。乡里百姓，凡有争讼曲直的事情，都去找王烈断定是非，由于王烈平素德教的影响，有的走到半路，忽然愿意放弃争执，和解而回；有的望见王烈的屋舍，就感到惭愧，彼此相让而回。时人把高阶比作王烈，足见高阶也颇具盛德。